



傷寒尚論編

太陽篇

武  
239  
2



和正  
編 239  
卷 2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卷之一

西昌喻 昌嘉言甫著 門人徐 彬忠可甫叅

論太陽經傷寒症治大意

王叔和當日編次仲景傷寒論以辨瘧濕暍脉證  
為第一以辨太陽病脉證為第二謂瘧濕暍雖太  
陽經之見證然宜應別論故列之篇首此等處最  
不妥當豈有別論反在正論之前者況既應別論  
卽當明言所指而故虛懸其篇此叔和不究心之  
弊也至於太陽經中一槩混編合病併病温病壞

尚論篇

卷一

太陽大意

病過經不解病以及少陽諸病如理芩絲不清其  
脉寸寸補接所以不適於用徒令觀者歎息此更  
叔和不究心之弊也宋林億成無已輩以脉法及  
傷寒例居前次痙濕暍次太陽病分上中下三篇  
其意以桂枝證麻黃證彙上篇大青龍證及汗後  
下後諸證彙中篇結胸及痞證彙下篇究竟上篇  
混中下下篇混上中不能清也更可笑者下篇結  
胸例中凡係結字一槩收入如陽微結陰微結脉  
代結之類悉與結胸同彙尤可笑者上篇第六條

傷寒大義未及什一何所見卽彙溫病中篇下篇  
太陽本證未及什七何所見卽彙少陽證及合病  
併病過經不解諸病如此割裂原文後人縱思研  
窮無門可入矣夫足太陽膀胱病主表也而表有  
營衛之不同病有風寒之各異風則傷衛寒則傷  
營風寒兼受則營衛兩傷三者之病各分疆界仲  
景立桂枝湯麻黃湯大青龍湯鼎足大綱三法分  
治三證風傷衛則用桂枝湯寒傷營則用麻黃湯  
風寒兩傷營衛則用大青龍湯用之得當風寒立

時解散。不勞餘力矣。乃有病在衛而治營。病在營而治衛。病在營衛而治其一。遺其一。與夫病已去。營衛而復汗。病未去。營衛而誤下。以致經傳錯亂。展轉不已。源頭一差。末流百出。於是更出種種節目。輔三法而行。正如八卦之有六十四卦。八陣之有六十四陣。分統於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下。始得井井不紊。仲景參伍錯綜。以盡病之變態。其統於桂枝麻黃青龍三法。夫復何疑。第文辭與約義例互陳。雖穎敏之士。讀之不

解其意。實繇當時編次。潦草糊塗。不察來意。仲景一手一目。現為千手千目。編者反將千手千目。掩為一手一目。悠悠忽忽。沿習至今。目不得已而僭為尚論。太陽經中。仍分三篇。以風傷衛為上篇。寒傷營為中篇。風寒兩傷營衛為下篇。一一以膚淺之語。括大義於前。明與旨於後。其溫病合病等名。逐段清出。另立篇目。俾讀者了無疑惑於心。度隨所施而恰當矣。

太陽經上篇

凡風傷衛之證列於此篇  
法五十三條

尚論篇

卷一

太陽上篇

三

太陽經受病之初有定脈定證一法

一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原文

先挈太陽病之總脈總證統中風傷寒為言也太陽膀胱經乃六經之首主皮膚而統營衛所以為受病之始

太陽受病有風寒不同宜辨陰陽而定愈日通計五法

二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也原文

風為陽衛亦陽故病起於陽寒為陰營亦陰故病起於陰無熱惡寒指寒邪初受未鬱為熱而言也少頃鬱勃於營間則仍發熱矣太陽中篇第一條云或已發熱或未發熱正互明其義也病發於陽其愈宜速乃六日傳經已盡必至七日方愈者陽數七主進故也病發於陰其愈宜遲乃至六日經盡即愈者陰數六主退故也得病之始各從陰陽之類而起得病之終各從陰陽之類而愈此道之所以本乎自然而人身與天地同撰也

三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原文  
七日而云已上者該六日而言也。六日傳至厥陰六經盡矣。至七日當再傳太陽病若自愈則邪已去盡不再傳矣。設不愈則七日再傳太陽八日再傳陽明故鍼足陽明以竭其邪乃得不傳也。在他經則不然蓋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地邪易解散故耳。然必鍼以竭其邪始得歸併陽明不犯他界也。舊謂奪其傳路而遏之則經經皆可

遏矣。何獨取陽明也哉。

四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原文

凡病欲解之時必從其經氣之王。太陽者盛陽也故從巳午未之王時而病解。

五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原文

天地鬱蒸而雨作。人身煩悶而汗作。氣機之動也。氣機一動其脉必與其症相應。故脉浮而邪還於表。纔得有汗而外邪盡從外解。設脉不以浮應則

不能作汗其煩即為內入之候又在言外矣

已上四條先挈太陽經始病終愈風寒之總法

太陽受病風寒不同先辨中風定脈定證一法

六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原文

既有第一條脈浮頭項強痛惡寒之總證更加發

熱汗出惡風脈緩則其病乃是觸冒於風所致即

名中風中字與傷字無別即謂傷風亦可風性屬

陽從衛而入以衛為陽氣所行之道從其類也

此一條又中風病之總稱已後凡言中風病三字

而發熱汗出惡風脈緩即括在內

中風病主用桂枝湯解肌大綱一法

七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

自出齋齋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

枝湯主之原文

陽浮陰弱與下文衛強營弱同義陽浮者陽邪入

衛脈必外浮陽性本熱風又善行所以發熱快捷

不待閉鬱自發也陰弱者營無邪助比衛不足脈

必內弱陰弱不能內守陽強不為外固所以致汗

直易不待覆蓋自出也。嗇嗇惡寒內氣餒也。淅淅惡風外體疎也。雖寒與風並舉義重惡風惡風未有不惡寒者。所以中篇傷寒證中亦互云惡風。又見惡寒未有惡風者。後人相傳謂傷風惡風傷寒惡寒苟簡率易誤人多矣。翕翕發熱乃氣蒸濕潤之熱比傷寒之乾熱不同。息鳴者陽邪上壅也。乾嘔者陽邪上逆也。故取用桂枝湯解散肌表之陽邪而與發汗驅出陰寒之法迥乎角立也。服已須臾歡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

疑息鳴當作鼻鳴

許遍身熱熱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滴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重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役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晝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桂枝氣味俱薄服過片頃其力即盡所以能解肌者妙用全在歡熱稀粥以助藥力穀氣內充則邪不能入而熱歡以繼藥之後則邪不能留法中之



法若此。世傳方書無此四字。駁失初意。更有肌膚已透微似之汗。蓋覆強逼。致令大汗淋漓者。總歸不識解肌爲何義耳。

按衛行脉外。風傷衛之證。皆傷其外。外者肌膚也。故但取解肌以散外。不取發汗以內動血脉。更不取攻下以內動藏府。所以服桂枝時。要使週身熱。然似乎有汗者。無非欲其皮間毛竅暫開。而邪散也。然恐藥力易過。又藉熱稀粥。以助其煖。如此一時之久。肌竅不致速閉。則外受之邪盡從外解。

允爲合法矣。不識此意者。汗時非矣。之太過。卽失之不及。太過則邪未入。而先擾其營。甚則汗不止而亡陽。不及則邪欲出。而尚閉其門。必至病不除而生變。仲景言之諄諄。後人轉加忽畧。茲特詳發其義。

桂枝湯有禁用三法。

八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原文

已見寒傷營之脉證。卽不可誤用風傷衛之治法。

用之則寒邪漫無出路留連肉腠貽患無窮故為首禁

九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原文

桂枝辛甘本胃所愛服之反吐其入濕熱素盛可知矣濕熱素盛更服桂枝則兩熱相合滿而不行勢必上逆而吐吐逆則其熱愈淫溢於上焦蒸為敗濁故必吐膿血此一大禁也其誤服未至於吐者上焦清氣未傷熱雖漸消亦蹈險矣

十酒客病不可與桂枝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

也原文

酒為濕熱之最故即於上條文意重引酒客以示戒嘔吐乃互詞勿泥

按辛甘發散為陽內經之旨也仲景遵之製方重申辛甘之戒可謂慮周千變矣如酒客平素濕與熱搏結胸中纔挾外邪必增滿逆所以辛甘之法遇此輩即不可用辛甘不可用則用辛涼以徹其熱辛苦以消其滿自不待言矣後人不察偏詆桂枝為難用即不遇酒客無端變亂內經定法可勝

誅哉葛根雖酒客所宜然犯太陽經禁又不可用  
汗後水氣上逆有禁更汗增滿一法

正。原文  
①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

此一條從來諸家錯會扯入桂枝四禁謂已用桂  
枝致逆若更用桂枝則其變愈大粗疎極矣蓋為  
逆是言水逆未嘗說到其變愈大為凶逆也且原  
文不云更與桂枝而云更發汗者見水藥俱不得  
入則中滿已極更發汗以動其滿凡是表藥皆可

提出中滿  
二字明快

冷吐下不止不獨是桂枝當禁所以仲景於太陽  
水逆之證全不用表藥惟用五苓散以導水服後  
隨溉熱湯以取汗正與此條互相發明也設只單  
禁桂枝將麻黃葛根柴胡等類在所不禁而誤用  
以致吐下不止恬不知為犯禁矣噫斯道之不明  
小者且然況其大乎

中風病主用桂枝湯解肌和營衛七法

②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原文  
頭痛見第一條發熱汗出惡風見第六條重互其

文以可寧辨證用法首宜識此也

③太陽病外證未解脉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原文

浮弱即陽浮陰弱之謂外證未解脉見浮弱即日  
久必當以汗解然汗解要當遵桂枝湯之法見不  
可誤行發汗之法也至於不可誤下更不待言矣  
④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  
救邪風者宜桂枝湯主之原文  
衛得邪助而強營無邪助故為弱也即前陽浮陰

弱之義而重拏明之耳

須知營弱與血虛無涉  
邪風即風邪勿鑿看

⑤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為衛  
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原文

藏無他病四字隱括人身宿病即動氣不可發汗  
亦在內見裏無病而但表中風邪乃自汗出不愈  
者必是衛氣不和也設入於營則裏已近災未可  
宴然稱無病矣時發熱者有時發熱有時不熱也  
故先於未發熱時主用解肌之法邪自不留也  
⑥病嘗自汗出者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

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原文

此明中風病所以衛受邪風營反出汗之理見營氣本和但衛強不與營和復發其汗俾風邪從肌竅外出斯衛不強而與營和正如中酒發狂酒去其人帖然矣營受寒邪不與衛和宜麻黃湯亦然

①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原文

中風之證凡未傳變者當從解肌舍解肌無別法

也然服桂枝湯以解肌而反加熱悶者乃服藥時不如法也其法維何即歠稀熱粥以助藥力不使其不及但取週身熱微似有汗不使其太過之謂也此云服湯反煩者必微似汗亦未得肌竅未開徒用藥力引動風邪漫無出路勢必內入而生煩也刺風池風府以瀉風熱之暴甚後風不繼庶前風可熄更與桂枝湯引之外出則愈矣可見解肌當如法也因服桂枝生煩豈此妙義不可不講故特詳其意俾用藥者知所當務焉

⑥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原文

風家表解已用桂枝湯之互詞也。用桂枝湯表解已勝其任矣。而不了了者。風為陽邪。衛為陽氣。風邪雖去。而陽氣之擾攘未得遽寧。即欲治之。無可治也。七日不愈。俟十二日。則餘邪盡出。正氣復理。必自愈矣。見當靜養。以需不可喜功生事也。

已上七條。曲盡用桂枝湯妙義。一條辨用桂枝之證。二條辨用桂枝之脈。三條辨衛強營弱。宜用桂枝。兩和營衛。四條辨衛氣不和。宜在未發熱前用。

疑原有汗當作原無

桂枝和衛五條辨營氣不和。宜仍用桂枝和衛。六條辨陽邪熾盛。服桂枝轉煩者。先刺風穴。再行桂枝。七條辨用桂枝表已解。宜俟勿藥。似此深切著明。可惜從前混編。茲特挈出。

不解肌。或誤汗。病邪入裏。用五苓兩解。表裏二法。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服。煖水汗出。愈。原文

傷風證原有汗。以其有汗也。延至日久。不行解肌。

之法。汗出雖多。徒傷津液。表終不解。轉增煩渴。邪入於府。飲水則吐者。名曰水逆。乃熱邪挾積飲上逆。以故外水格而不入也。服五苓散後。頻漑熱湯。得汗則表裏俱解。蓋表者陽也。裏之屬府者亦陽也。所以一舉兩得也。然亦以未經誤治。邪不內陷。故易為力耳。勝脫為津液之府。用五苓通調水道。則火熱自化。而津液得全矣。

①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原文

不行解肌。反行發汗。致津液內耗。煩燥不眠。求救於水。若水入不解。脈轉單浮。則無他變。而邪還於表矣。脈浮本當用桂枝。何以變用五苓耶。蓋熱邪得水。雖不全解。勢必衰其大半。所以邪即還表。其熱亦微。兼以小便利。證成消渴。則府熱全。其故不從單解而從兩解也。凡飲水多而小便少者。謂之消渴。裏熱熾盛。何可復用桂枝之熱。故導濕滋乾。清熱。惟五苓有全功耳。

不解肌而誤發大汗。其變逆有救。亡陽漏風。一法。

③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原文。

此本為誤服大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人。纔發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黃火劫等法。多有見此證者。所以仲景於桂枝湯中。垂戒不可令如水流漓。益見解肌中。且有逼汗亡陽之事矣。太陽下篇大青龍證中。垂戒云。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正與此段互發。振振欲擗地五字。形容亡陽之狀。如繪諸家竟不

加細釋。妄取詩經註。擗。拊心貌。為解。噫。是何言歟。仲景論中心下悸。欲得人按。與夫叉手自冒心間。且與拊心之義不協。何得妄指擗地為拊心耶。蓋擗者。闢也。避也。汗出過多。衛氣解散。其人似乎全無外廓。故振振然。四顧徬徨。無可置身。思欲闢地而避。處其內也。陰證似陽者。欲坐井中。避熱就冷也。汗多亡陽者。欲入土中。避虛就實也。試觀嬰孩出汗過多。神虛畏怯。嘗合面偎入母懷者。豈非振振欲擗地之一驗乎。從來皆以為驚風誤治。實繇



未透傷寒證中之大關耳。

⑤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原文

大發其汗致陽氣不能衛外為固而汗漏不止即如水流漓之互詞也惡風者腠理大開為風所襲也小便難者津液外泄而不下滲兼以衛氣外脫而膀胱之化不行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筋脈無津液以養兼以風入而增其致也此陽氣與陰津兩亡更加外風復入與前條亡陽一證微細有

別故用桂枝加附子以固表驅風而復陽飲液也不解肌而以火劫汗傷陰致變四法 一法辨陰

未盡亡 一法辨邪所繇解 一法不得汗反

躁必冒血 一法辨脈微而數者不可灸

⑥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而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原文

風陽也。火亦陽也。邪風更被火熱助之，則血氣沸騰。所以失其常度，熱勢瀰漫，所以蒸身為黃。然陽邪盛於陽位者，尚或可從衄解。可從汗解。至於陽邪深入陰分，勢必劫盡精津，所以劑頸以下不能得汗。口乾咽爛，肺焦喘促，身體枯燥，小便難，大便祕，手足擾動，譫妄噦逆，乃是一團邪火內熾，真陰頃刻立盡之象。有非藥力所能勝者，必其人小便尚利，陰未盡傷，始得以行驅陽救陰之治也。噫亦危矣。

仲景以小便利一端辨真陰之亡，與朱子最細蓋水出高源，小便利則津液不枯，肺氣不逆，可知也。腎以膀胱為府，小便利則膀胱之氣化行，腎水不粘可知也。

按此證陽邪挾火擾亂陰分而亡其陰，與前二條亡陽證天淵懸絕。觀陽盛欲衄，身體枯燥等語，明是失汗所致失汗則陽必內入，何反外亡耶？註家泥陰陽俱虛竭一語，遂謂小便利者陰未甚虛，則陽猶可回，是認可治為回，其陽大失，經旨不知此。

證急驅其陽以存陰氣之一綫尚恐不得況可回  
陽以更劫其陰乎且頭汗乃陽邪上壅不下通於  
陰所以劑頸以下不能得汗設見衄血則邪從衄  
解頭間且無汗矣設有汗則邪從汗解又不衄矣  
後條火邪深入必圍血一證亦謂身體枯燥而不  
得汗者必致圍血設有汗更不圍血矣讀古人書  
全要會意豈有得汗而加衄血圍血之理哉又豈  
有遍身無汗而頭汗為亡陽之理哉

⑤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耐其背而大汗出太熱入胃

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  
為欲解也故其汗從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  
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  
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  
也 原文

此段文義隱奧從來註釋不得其解謹明之以暢  
尚論之懷蓋火邪入胃中十餘日不解忽振慄自  
下利者火邪從大腸下奔其候本為欲解然而不  
解者以從腰已下不得汗邪雖下走終不外走故

不解也。上條從頸已下不得汗，其勢重。此從腰已下不得汗，其勢較輕。足下惡風，見陽邪但在下也。小便不得，見陽邪閉拒陰竅也。與不得汗正同。所以大便亦鞭，益見前之下利為火勢急，奔火勢衰減則仍鞭也。反嘔者，邪欲從上越也。欲失溲者，邪欲從前陰出也。皆餘邪欲散之徵也。胃火既減，小便當數，復不數則津液可回。及至津回腸潤，則久積之大便秘盡出矣。大便出多則小便之當數者始數矣。腸胃之間邪熱既散而不持，則腰已下之

得汗並可知矣。得汗則陰分之陽邪盡從外解，然後身半以下之陰氣得上而反頭痛，身半以上之陽氣得下而反足心熱，欲愈之狀尚類病狀。火邪助虐為何如哉。

⑤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為火邪。原文

火邪入胃，胃中水液多者，必奔迫下利，其漸解悉如上條矣。若胃中津液素乏之人，復受火邪，則漫無可禦，必加躁擾不寧，繇是深入血室而圍血也。

蓋陽邪不從汗解得以襲入陰中動其陰血倘陽邪不盡其圍血必無止期故申之曰名為火邪示人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

⑤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原文

脈微而數陰虛多熱之徵也此而灸之則虛者益虛熱者益熱不至傷殘不止矣凡病皆然不獨傷寒宜戒也鍼灸家亦識此義否

不解肌而用燒鍼取汗寒入核起灸核止變一法

⑥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復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原文

奔豚者腎邪也腎邪一動勢必自少腹上逆而衝心狀若豕突以北方亥位屬豬故也北方腎邪惟桂能伐之所以用桂三倍加入桂枝湯中外解風邪內泄陰氣也嘗卽此例推之凡發表誤入寒藥服後反加壯熱肌膚起赤塊畏寒腹痛氣逆而喘

者或汗時蓋覆未過。被風寒復侵。紅腫喘逆。其證同者。用此法。良驗。一婦病外感。服表藥後。忽面若髮。朱散髮。呼喘。雙手上揚。余知其腹作奔豚也。用此方。頃之即定。

不解肌而用吐藥。雖得汗。內傷脾胃。名為小逆。一法。

⑤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

吐後。亦微有輕重。以太陽位高。陽明位卑。然同是胃氣受傷。

吐以醫吐之所致。此為小逆。原文

解肌之法。解散肌表風邪。全不傷動脾胃。乃天然不易之法也。若舍此而妄用吐法。吐中亦有發散之義。故不惡寒發熱。一二日病在太陽。吐之。則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病在陽明。吐之。則不喜糜粥。欲食冷食。皆胃氣受傷之故也。然且朝食暮吐。脾中之真陽亦傷。而不能消穀。是則外感雖除。脾胃內傷。卒未易復。故為小逆也。

⑥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

近衣此為吐之內煩也。原文。

此以吐而傷胃中之陰較上條兩傷脾胃之陰陽者稍輕故內煩不欲近衣雖顯虛熱之證比關上脉細數已成虛熱之脉者亦自不同然以吐而傷其津液雖幸病不致逆醫者能無過乎可見用吐法時亦當相入之津液矣。

中風肌未解不可下宜用桂枝湯解外一法。

③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原文。

下之為逆即指結胸等證而言欲解外者必無出桂枝一法可啗無已之辭也外邪未解下必為逆然則欲下未下之時亟解其肌俾下之而不為逆也不亦可乎。

中風肌未解誤汗下無他變者仍當用桂枝湯一法。

④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脉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原文。

見已下。其脉仍浮。證未增。變者仍當亟解其外也。不解肌反誤下。邪不服者。於前下藥內。更加桂枝一法。

⑤ 太陽病下之。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原文

誤下而陽邪下陷。然無他變。但仍上衝陽位。則可從表裏兩解之法。故以桂枝湯加於前所誤用下藥之內。則表邪外出。裏邪內出。即用桂枝加大黃湯之互詞也。若不上衝。則表裏兩解之法。漫無取義。

其不可與明矣。

不解肌反誤下。心下痞。用桂枝加溫補藥。兩解表裏一法。

⑥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原文

誤下則致裏虛。裏虛則外熱乘之。變而為利。不止者。裏虛不守也。痞者。正虛邪實中成滯礙。否塞而堅滿也。以表未除。故用桂枝以解之。以裏適虛。故用理中以和之。此方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



亦治虛痞下利之聖法也。

不解肌反誤下邪入陽明變用太陽兩解一法。

⑤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

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原文

太陽病原無裏證但當用桂枝解外若當用不用

而反下之利遂不止則熱邪之在太陽者未傳陽

明之經已入陽明之府所以其脈促急其汗外越

其氣上奔則喘下奔則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專

主陽明之表加苓連以清裏熱則不治喘而喘自

止不治利而利自止又太陽兩解表裏之變法也

不解肌反誤下宜辨陽實陽虛加減桂枝湯一法

⑥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

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原文

誤下脈促與上條同以無下利不止汗出等證但

見胸滿則陽邪仍盛於陽位幾與結胸同變然滿

而不痛且諸證未具胸未結也故取用桂枝之芳

甘以亟散太陽之邪其去芍藥之意酸收二字不

足盡之以誤下故不敢用恐其復領陽邪下入腹

證下證也

中也。設微見惡寒，則陽虛已著，而非陽邪上盛之比。去芍藥方中，即當加附子以回其陽。是雖不言汗出，然繇此條之微惡寒，合上條觀之，則脈促胸滿喘而汗出之內，原伏有虛陽欲脫之機。故仲景於此條，特以微惡寒三字發其義，可見陽虛則惡寒矣。又可見汗不出之惡寒，即非陽虛矣。傷寒證中，多有下後魄汗不止而釀亡陽之變者，必於此等處參合以求神髓。庶幾可進於道耳。

不解肌反誤下，陽邪作喘，有用桂枝加行氣藥一

法

⑤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佳。原文

凡下後利不止而加上氣喘急者，乃是上爭下奪之象。危候也。但驟病之人，中氣足供上下之用，邪盡而喘與利自止。若中氣素餒，加以上下交征，立盡之數矣。此證不云下利，但云微喘，表未解，則是表邪因誤下上逆與虛證不同，故仍用桂枝以解表。加厚朴杏仁以利下其氣，亦微裏之意也。

此訣風邪誤下作喘治法之大要其寒邪誤下作喘當用麻黃石膏即此可推故中篇不復贅也

不解肌反誤下有憑脈定變一法

⑤大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弦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原文  
脈促為陽邪上盛反不結聚於胸則陽邪未陷可勃勃從表出矣故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即指

促脈而申之見脈促而加之以浮邪氣彌滿於陽位故必結胸也浮字貫下四句見浮而促必結胸浮而緊必咽痛浮而弦必兩脇拘急浮而細數必頭痛未止皆太陽本病之脈故王病亦在太陽之本位設脈見沉緊則陽邪已入陰分但入而未深仍欲上衝作嘔其無結胸咽痛等證從可知矣祇因論中省用一個促字三個浮字後之讀者遂眩謂緊為下焦屬在少陰惑之甚矣觀本文下句即指出沉緊者必欲嘔一語正見前緊字指浮緊言

尚論篇 卷一 三十一  
也○沉○緊○方○是○陽○邪○入○陰○上○逆○作○嘔○豈○有○浮○緊○咽○痛○  
反○為○少○陰○寒○邪○上○衝○之○理○明○明○太○陽○誤○下○之○脉○證○  
何○緣○捕○入○少○陰○燔○亂○後○人○耶○至○於○滑○脉○居○浮○沉○之○  
間○亦○與○緊○脉○同○推○故○沉○滑○則○陽○邪○入○陰○而○主○下○利○  
浮○滑○則○陽○邪○正○在○營○分○擾○動○其○血○而○主○下○血○也○夫○  
太○陽○誤○下○之○脉○主○病○皆○在○陽○在○表○即○有○沉○緊○沉○滑○  
之○殊○亦○不○得○以○裏○陰○名○之○仲○景○辨○析○之○精○詎○可○雜○  
以○贅○麗○哉○

中風病不解熱結膀胱下血有宜先表後裏下法

⑤大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  
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  
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原文  
邪熱搏血結於膀胱膀胱者太陽寒水之經也水  
得熱邪必沸騰而上侮心火故其人如狂見心雖  
未狂有似乎狂也血自下者邪熱不留故愈若少  
腹急結則膀胱之血蓄而不行先解外乃可攻其  
攻法亦自不同必用桃仁增入承氣以達血所仍  
加桂枝分解外邪正恐餘邪少有未解其血得以

留戀不下耳。如桃仁承氣湯中用桂枝解外，與大柴胡湯中用柴胡解外，相倣益見太陽隨經之熱，非桂枝不解耳。

中風病不解熱，瘀下焦蓄血，明辨脈證，用抵當湯二法。

⑤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原文

此條之證較前條更重，且六七日表證仍在，曷為不先解其外耶？又曷為攻藥中不兼加桂枝耶？以脈微而沉，反不結胸，知邪不在上焦而在下焦也。若少腹鞕滿，小便自利，則其人之發狂者為血蓄下焦無疑矣。故下其血自愈。然蓄血而至於發狂，則熱勢攻心，桃仁承氣不足以動其血，桂枝不足以散其邪，非用單力直入之將必不能斬關取勝。故名其湯為抵當抵者至也，乃至當不易之良法也。奈何聖人以為至當，愚人以為非嘗，詎知邪結

於胸則用陷胸以滌飲邪結少腹則用抵當以逐血設非此一法少腹中所結之血既不附氣而行更有何藥可破其堅壘哉所以一峻攻斯血去而邪不留并無藉桂枝分解之力耳噫非優入聖域之大賢烏足共論此哉

①大陽病身黃脉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原文此一條乃法中之法也見血證為重證抵當為重藥恐後人辨認不清不當用而誤用與夫當用而

可知發黃之病不獨黃濕

不敢用故重申其義言身黃脉沉結少腹滿三者本為下焦蓄血之證然只現此尚與發黃相鄰必如前條之其人如狂小便自利則血證無疑而舍抵當一法別無他藥可代之矣小便不利何以見其非血證耶蓋小便不利乃熱痰膀胱無形之氣病為發黃之候也小便自利則膀胱之氣化行然後少腹滿者允為有形之蓄血矣庸工不能辨證實於此等處未着眼耳

中風病以小便利否定裏證一法

⑤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原文

小便清利本為邪不在裏。若因飲水過多致小便之利則水未入腹先與邪爭必主心下悸也。小便少者即小便短赤裏證已具之意。但本文云必苦裏急明是謂飲水多而小便少者邪熱足以消水故直指為裏證已急也。以飲水多三字貫下其皆躍然。

中風病汗吐下後小便不利宜俟津回自愈一法。

⑥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原文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古今通弊醫事中之操霸術者其人已亡津液復強責其小便究令膀胱之氣化不行轉增滿鞭脹喘者甚多故宜以不治治之俟其津液回小便利必自愈也。於此見汗下恰當津液不傷為措於不傾藏於不竭之良圖矣。中風病下後復汗因虛致胃先汗解後議下一法。

疑再一當  
作再三

⑤太陽病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胃。胃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下之。原文

胃者神識不清。似有物蒙蔽其外也。所以必須得汗。俾外邪先從外徹。然後辨其一二使之和否。再一分解其邪也。然而表裏俱虛之證。其兩解之法。宜輕而且活。所以說汗出自愈。未嘗指定服藥也。又說得裏未和然後下之。但示其意。並不出方。後人孰察其遵內經虛者責之之義乎。若論用藥表無

過桂枝裏無過大柴五苓矣

中風病表裏已虛。餘邪未解。辨脈用治。迥異初病一法。

⑥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原文

病久而外邪不解。不過是入陽入陰之二途。既陰陽兩停。初無偏勝。可以解矣。猶必先振慄。始得汗出而解。虛可知也。其有不為振汗。邪無出機者。辨



脈用法要與初病不同。蓋初病皆邪氣勝則實之。脈病後皆正氣奪則虛之。脈所以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故陽脈微者邪乘其陽汗之而解。陰脈微者邪乘其陰下之而解。必須透此一關始得用藥。與邪相當邪去則正自復不補虛而自補耳。至於虛者責之之意前條已露一斑。此云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意更輕活其無取於大汗大下其在言外矣。

中風病嘔利痞滿表解可攻與攻胃實迥異一法

望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熱熱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原文此證與結胸頗同但結胸者邪結於胸其位高此在心下及脇其位卑然必表解乃可攻之亦與攻結胸之戒不殊也。其人熱熱汗出發作有時而非晝夜俱篤即此便是表解之徵。雖有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諸證乃邪結之本證不得以表證名之。若待本證盡除後乃攻之不坐誤。

時日乎故復申其義見汗出不惡寒便是表解可  
攻之候慮何深耶蓋外邪挾飲兩相搏結設外邪  
不解何緣而得汗出津津乎攻藥取十棗湯者正  
與結胸之陷胸湯相倣因傷寒門中種種下法多  
為胃實而設胃實者邪熱燥乾津液腸胃俱結不  
得不用苦寒以蕩滌之今證在胸脇而不在胃則  
胃中津液未經熱耗而蕩滌腸胃之藥無所取矣  
故取蠲飲逐水於胸脇之間以為下法也  
中風病本痰標熱誤下有結胸及協熱利之變一

法

○巽太陽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  
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  
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原文

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陽邪熾盛逼處心胸擾亂  
不寧所以知其心下必結然但顯欲結之象尚未  
至於結也若其人脈微弱者此平日素有痰飲積  
於心膈之分適與外邪相召外邪方熾其不可下  
明矣反下之若利止則邪勢乘虛欲結者愈益上

結利未止。因復下之。俾陽邪不復上結。亦將差就。錯因勢利導之法。但熱邪從表解極易。從裏解極難。協熱下利。熱不盡。其利漫無止期。亦危道也。合上條外邪搏飲之證。反覆提誨。深切著明。從來疑是闕文。可為歎息。

中風病誤下。熱邪內陷而成結胸六法。

- 一法論結胸及痞之源。一法論脈證所以結胸之故
- 一法論結胸兼涉陽明。一法論結胸似涉柔痊
- 一法論脈浮大下之死。一法論證加煩躁不下亦死

①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久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原文  
風為陽邪。病發於中風。陽邪未從外解而反下之。其熱勢乘虛陷入。必鞭結於胸上。寒為陰邪。病發於傷寒。陰邪未從外解而反下之。其熱勢乘虛陷入。必痞塞於心間。二證皆繇下早。皆是熱入。省文以見意也。太早則邪方熾盛。既未外解。又未傳經。此而下之。其變安得不大耶。  
②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

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懣。陽氣內陷。心下因鞮。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原文

中風病。見浮動數之三脉。主風。主熱。主痛。更主虛。虛故邪持日久。頭痛發熱惡寒。表終不解。醫不知其邪持太陽。未傳他經。反誤下之。於是動數之脉變遲。而在表之證變結胸矣。動數變遲。三十六字。

註病情連屬入妙

形容結胸之狀。殆盡。蓋動數為欲傳之脉。而變遲則力綿勢緩。而不能傳。且有結而難開之象。膈中之氣與外入之邪兩相格鬪。故為拒痛。胃中水穀所生之精悍。因誤下而致空虛。則不能藉之以衝開外邪。反為外邪衝動。其膈於是正氣往返邪逼之界。覺短氣不足以息。更躁煩有加。於是神明不安。方寸之地。覺剝膚近災。無端而生懊懣。凡此皆陽邪內陷所致。陽本親上。故據高位。而心下鞮痛。為結胸也。非化工之筆。安能點綴病情若此哉。

疑而痛之  
下當有手  
字

從心上三  
字是此段  
辨處不然  
竟非陽明  
矣何以知  
痰飲哉

○巽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原文

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熱。少腹鞭滿。證與陽明頗同。但小有潮熱。則不似陽明大熱。從心上至少腹。手不可近。則陽明又不似此。大痛。因是辨其為太陽。結胸兼陽明內實也。緣誤汗復誤下。重傷津液。不大便而燥渴潮熱。雖太陽陽明亦屬下證。但太陽痰飲內結。必用陷胸湯。由胸脇以及胃腸蕩滌始

○三無餘。若但下腸胃。結熱反遺胸上痰飲。則非法矣。其析義之精。為何如哉。

○手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痊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原文

結胸而至頸項亦強。證愈篤矣。蓋胸間邪結緊實。項勢嘗昂。有似柔痊之狀。然痊病身手俱張。此但項強原非痊也。借此以驗胸邪十分緊逼耳。胸邪緊逼。以大陷胸湯下之。恐過而不留。即以丸下之。又恐滯而不行。故煮而連滓服之。然後與

反去胃遂  
重在開氣  
結故不專  
重飲也

邪相當而可施戰勝攻取之畧。觀方中用大黃芒  
硝甘遂。可謂峻矣。乃更加葶藶杏仁以射肺邪。而  
上行其急。煮時又倍加白蜜以留戀而潤導之。而  
下行其緩。必識此意。始得用法之妙。  
⑤ 結胸證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原文  
胸既結矣。本當下以開其結。然脉浮大則表邪未  
盡。下之是令其結而又結也。所以王死。此見一病  
不堪再誤也。

⑤ 結胸證具煩躁者亦死。原文

可醫種症  
痰飲其病  
在胃上而  
不在胃然  
則清痰飲  
無大陽藥  
其可乎此  
麻黃為痰  
火聖藥也

亦字承上見結胸證全具。更加煩躁。即不下亦王  
死也。煩躁曷為王死耶。蓋邪結於胸。雖藉藥力以  
開之。而所以載藥力上行者。胃氣也。胃氣充溢於  
津液之內。汗之津液一傷。下之津液再傷。至熱邪  
搏飲。結於當膈。而津液又急奔以應上征。有不盡  
不已之勢。煩躁者。津液已竭。胃氣垂絕之徵也。堅  
敵在前。營中士卒化為烏有。能無敗乎。此陷胸諸  
法。見幾於蚤。兢兢以滌飲為先務。飲滌則津液自  
安。如寇退而百姓復為良民也。噫。微矣。

不解肌誤汗下成痞復誤燒鍼合色脉以定死生

一法

①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濼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原文。凡表裏差誤證變危篤有陰已亡而陽邪尚不盡者有陽邪盡而陽氣亦隨亡者有外邪將盡未盡而陰陽未致全虧者此可愈不可愈所繇分也。大率心下痞與胸間結雖有上下之分究竟皆是陽

傷寒因誤下雜病正氣不足正氣者陽氣也

氣所治之位觀無陽則陰獨一語正見所以成痞之故。雖曰陰陽氣並竭實繇心下無陽故陰獨痞塞也。無陽陰獨蚤已括傷寒誤下成痞大義安得草草讀過無陽亦與亡陽有別。無陽不過陽氣不治復加燒鍼以逼劫其陰陽乃成危候。其用藥通劫即可同推。中風誤下結胸傷寒誤下成痞者證之嘗也。然中風誤下間有痞證傷寒誤下間有結胸證不可不明。故次此條於結胸證後。至太陽中篇亦次結胸於痞證後以求合作者之圓神也。

[Faded text in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陽經中篇

凡寒傷營之證列於此篇  
法五十八條

西昌喻

昌嘉言甫著

門人徐

彬忠可甫參

按上篇風傷衛之證用桂枝湯解肌者乃是不欲發汗以擾動其營也不擾其營但治其衛嘗有不  
及之弊不及則邪不盡去勢必傳入於裏故篇中  
兩解表裏之法居多此篇寒傷營之證用麻黃湯  
發汗者乃亟驅其邪盡從表出不使停留之法嘗  
有太過之弊太過則未免因邪傷正而虛候易生  
設有餘邪不盡者多未敢再汗但可和其營衛或



俟其津回自然得汗故兩解表裏之法差少其誤下之證亦不比上篇之陽邪多變但發汗之後其人津液已虛更加誤下則津液重虛所以或邪少虛多而傷其陽或邪盛熱熾而傷其陰源同流異各造其偏以故治法亦錯出不一致必先會大意然後一展卷而了然於心目也

辨寒傷管有定脈定證總稱傷寒一法

一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重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原文

一語或  
未發熱四  
字也

發熱惡寒體重嘔逆脈陰陽俱緊凡是傷寒病必具此五者故以為總稱或未發熱者寒邪初入尚未鬱而為熱頃之即熱矣多有服表藥後反增發熱者病必易解蓋熱鬱未久藥即領邪外出無裏證故也仲景恐見惡寒體重嘔逆又未發熱認為直中陰經之證操刃殺人蚤於辨證之先揭此一語慮何周耶

辨傷寒證用麻黃湯太綱一法

二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

傷風內偏  
說應更正  
與此互意

而喘者麻黃湯主之原文

上條已言傷寒之脉證矣此復以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互發其義蓋惡寒未有不惡風者頭身腰節疼痛即體重之應無汗而喘亦即嘔逆脉陰陽俱緊之應也汗乃血之液血為營營強則腠理閉密雖熱汗不出也麻黃發汗散邪其力最猛故以桂枝監之甘草和之而用杏仁潤下以止喘逆然亦但取微似汗不須歎熱稀粥正如馭六馬執轡惟謹恒虞其泛軼耳

辨傷寒傳經不傳經一法

三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脉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燥煩脉數急者為傳也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原文

脉靜者邪在本經且不能遍故不傳經頗欲吐外邪內搏身煩脉數寒邪變熱必傳經也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即誤治亦止留連於太陽一經已辨傷寒欲傳不傳心悸而煩宜用建中一法

四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嘔家

邪虛邪 搏初 煩故 寒邪未 熱之先 建立中氣 以禦之

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原文

欲傳未傳之證其人內實差可無慮若陽氣內虛而心悸陰氣內虛而心煩將來邪與虛搏必至危困建立其中氣則邪不易入即入亦足以禦之也辨寒傷營之證當汗不汗反行鍼灸致變二法  
五 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 原文  
溫鍼欲以攻寒孰知鍼用火溫管血得之反增其熱營氣通於心引熱邪以內逼神明必致驚惶而神亂也

水不能通 而去 邪則下 挾火 勢而重痺 矣

六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 原文

外邪挾火勢上炎必不下通陰分故重而痺也辨脈浮及浮數宜用麻黃湯發汗一法

七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原文

傷寒之脈陰陽俱緊其脈但浮及浮數而不兼緊似可不用麻黃湯然寒既入營舍麻黃湯定法別非他藥可代故重申其意見脈緊固當用麻黃湯

而脉浮不緊者乘其邪方在表當用麻黃湯托出其邪不使得入即脉浮數而不緊者乘其勢正欲傳當用麻黃湯擊其半渡而驅之使出參看中風證脉浮宜用桂枝湯可見天然一定之法不因邪勢之淺深輒可變易也

- 服麻黃湯得汗後察脉辨證有次第不同三法
- 一法汗解後復感復煩脉浮數者宜更藥解散
- 一法脉浮數而煩加渴者宜兩解表裏
- 一法具兩解證不渴者用藥宜裏少表多

八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脉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原文

發汗後病解半日許復煩脉復浮數明係汗後表疎邪風襲入所致即不可再用麻黃湯宜更變發汗之法改用桂枝可耳用桂枝者一以邪重犯衛一以營虛不能復任麻黃也

九發汗已脉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原文  
脉浮數而煩與上同也加之渴則津液為熱所耗而內燥裏證具矣津液內耗即非細故宜用四

苓以滋其內而加桂以解其外。比上更用桂枝之法。又大不同者。以無復感故也。然既云兩解表裏之邪熱。則五苓散中木用蒼桂。用枝從可推矣。按五苓兩解表裏之法。風傷衛寒傷營俱用之。

⑩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原文

傷寒以無汗故煩。汗出則不煩。可知矣。但汗出而渴。則上條五苓兩解表裏之法。在所必用。若汗出而并不渴。則裏證本輕。故用桂枝湯中之三五苓。

湯中之一少示三表一裏之意。名曰茯苓甘草湯。以消息病情而分解微邪。如璋判圭。合允為寶符。辨脈浮緊。浮數尺脈反遲。反微不可發汗。二法。一法脈浮緊。身疼痛。宜以汗解。但尺遲則不可汗。一法脈浮數。即誤下。仍當發汗。但尺微則不可汗。①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原文。脈浮而緊。偏身疼痛。迺傷寒。正病亟當發汗。以驅逐外邪者也。設其人元氣素薄。尺中脈遲。則城郭

不完兵甲不堅米粟不多根本先欲動搖尚可背  
城借一乎此所以必先建中而後發汗也

⑤脉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  
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裏虛  
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原文

脉浮數者法當從乎汗解故有更藥發汗及兩解  
表裏之法設經誤下而身重心悸縱脉仍浮數亦  
不可復發其汗但宜靜調俟其汗自出乃解耳所  
以然者以尺脉微裏陰素虛故也必須津液自和

⑥即為表裏俱實便自汗出而愈此亦先建中而後  
發汗之變法要知仲景云尺脉微者不可發汗又  
云尺微者不可下無非相人津液之與肯所以誤  
下之脉雖浮數不改亟宜發汗者亦必審諦其尺  
脉不當率意徑情有如此矣

⑦凡用發汗藥宜審病人有無宿疾不可徑汗六法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原文

咽中乾燥其人平日津液素虧可知故不可發汗  
以重奪其津液也叔和重集不可發汗篇有咽中

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欲得蹇卧不能自溫一條與此似同而實大異此戒發汗以奪陽明之津液彼戒發汗以奪少陰之血也又咽中閉塞不可下一條亦指少陰立說成註俱以咽門為胃之系混釋則謬矣

④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便血原文

小便淋者膀胱為熱所閉氣化不行也更發其汗則膀胱愈擾而血從小便出矣

⑤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瘡原文

身疼痛為寒傷營之證本當發汗然瘡瘍之人肌表素虛營血暗耗更發其汗則外風襲虛內血不榮必至頸項強身手張而成瘕瘕亦膀胱之病也

⑥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駒不得眠原文

目得血而能視汗為血液衄血之人清陽之氣素傷更發其汗則額上必陷乃上焦枯竭之應也諸脈者皆屬於目筋脈緊急則目上瞪而不能合目不合則不得眠也傷寒發煩目瞑者必衄宜用麻

衄傷在上故云清陽素傷知邪傷在陽也瞑為榮中邪寔故彼之煩瞑者宜汗耳然

則病凡目  
不眠者緊  
屬陽中邪  
矣

黃湯發汗此言素慣衄血之人戒發汗以虛其虛  
宜兩諦之也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原文

亡血即亡陰也亡陰發汗本當生熱乃反寒慄而  
振者何耶蓋陰亡則陽氣孤而無偶纔一發汗其  
陽必從汗盡越所以寒慄有加陰陽兩竭也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  
丸原文

心主血汗者心之液平素多汗更發其汗則心臆

之血傷而心神恍惚小腸之腑血亦傷而便已陰

疼禹餘糧丸原方闕然生心血通水道可意會也

服麻黃湯汗後病不解有惡寒惡熱不同治一法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

主之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惡熱者實也  
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原文

惡寒者汗出營衛新虛故用法以收陰固陽而和

其營衛不惡寒者汗出表氣未虛反加惡熱則津

乾胃實可知故用法以泄實而和中然日與似大



生薑合煎  
方能發榮  
中餘邪益  
芍之酸薑

有酌量其不當徑行攻下以重虛津液從可識矣  
服麻黃湯汗後身痛脈遲者宜行補散一法  
○汗發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  
兩參三兩新加湯主之原文

傷寒發汗後身反疼痛者乃陽氣暴虛寒邪不能  
盡出所致若脈見沉遲更無疑矣脈沉遲者六部  
皆然與尺遲大異尺遲乃素虛此為發汗新虛故  
於桂枝方中倍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以去邪用人  
參三兩以輔正名曰新加湯者明非桂枝湯中之

之辛有相  
監之妙

舊法也

問人問相傳仲景全方止得一百一十二道因有  
新加一湯故名為一百一十三方其說然歟答曰  
此後人之囁語也仲景意中明明桂枝湯不欲與  
入參並用以桂枝能解肌表之邪人參反固肌表  
之邪故也然在誤汗誤下以後表裏參錯正氣虛  
微餘邪不解則有不得不並用之證如上篇太陽  
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下痞鞭表裏  
不解用桂枝理中湯乃革去理中之名但曰桂枝

人參湯者即此意也。人參尚主半表，故曰新加理中。則全不主表，故革其名。凡此皆仲景精微之蘊也。然桂枝人參湯中去芍藥者，以誤下而邪入於陰，芍藥主陰，不能散陽邪也。桂枝新加湯中倍芍藥者，以誤汗而陽虛邪湊，恐陽孤無偶，用芍藥以和之，俾不至散亂也。故用法必識立法之意，斯用之各當矣。

服麻黃湯後不可誤用桂枝及飲水灌，水過多一法。

①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發汗後飲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原文

誤用桂枝固衛寒不得，世氣逆變喘本當用大青龍湯。乃於湯中除去桂枝薑棗者，以已經一誤不可再誤。馭藥之嚴也。然有大熱者，恐兼裏證。若無大熱，其為表邪實盛可知。故變青龍之制為麻杏甘石，允為的對也。飲水多者，內有大熱，則能消之。汗後裏證未具，內無大熱，故飲水多者，水氣上逆。

更有與義詳十五問中  
太熱飲水多也  
必察其無大熱者恐與白虎證相類也

必為喘也。以水灌其外，冷氣侵膚，與內邪相搏，亦主喘也。即形寒飲冷傷肺之意，但傷肺乃積漸所致，此不過偶傷耳。治法要不出麻杏甘石之外。見內飲水多，外行水灌，皆足以斂邪閉汗，不獨誤行桂枝湯為然矣。

本麻黃湯證誤下，表邪未盡，氣逆變喘一法。

⑤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原文  
易桂枝以石膏少變麻黃之法，以治誤汗而喘當

矣。乃誤下而喘，亦以桂枝為戒而不越此方者何耶。蓋太陽中風與太陽傷寒，一從桂枝，一從麻黃。分途異治，繇中風之誤下而喘者，用厚朴杏仁加入桂枝湯中，觀之則傷寒之誤下而喘者，用石膏加入麻黃湯中，乃天造地設，兩不移易之定法。仲景所以諄諄告戒者，正恐人以傷寒已得汗之證，認為傷風有汗而誤用桂枝，故特出誤汗誤下兩條，示以同歸麻黃，一治之要，益見營衛分途而成法，不可混施矣。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又手冒心二法。  
一法心下悸欲得按。一法耳聾無聞。

⑤發汗過多其人又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原文

發汗過多，陽氣虛衰，陽本受氣於胸中，胸中陽氣不足，故又手冒心，不說到陰血上，方用桂枝甘草固表緩中，亦未說到養血上，成註謂汗多則血傷，血傷則心虛，反置陽虛不理，所謂迂闊而遠於事情也。

⑥未持脈時，病人又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原文

此示人推測陽虛之一端也。陽虛耳聾，宜亟固其陽，與少陽傳經邪盛之耳聾迥別矣。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陰邪上逆，臍下悸，腹脹滿二法。

一法欲作奔豚，預伐其邪。  
一法行氣補虛，以除其滿。

⑤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原文

汗本心之液發汗後臍下悸者心氣虛而腎氣發動也腎邪欲上陵心故臍下先悸取用茯苓桂枝直趨腎界預伐其邪所謂上兵伐謀也

⑥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原文

吐後腹脹與下後腹脹多為實以邪氣乘虛入裏為實也若發汗後外已解而腹脹滿知非裏實之

移此治泄後腹脹裏

證。繇脾胃氣虛津液搏結陰氣內動壅而為滿也故以益胃和脾降氣滌飲為治也

服麻黃湯汗後不繇誤下津乾飲結胃因變痞法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噫食臭

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原文

汗後外邪雖解然必胃氣安和始得脫然無恙以胃主津液故也津液因邪入而內結因發汗而外亡兩傷告匱其人心下必痞鞭以伏飲搏聚胃氣不足以開之也胃病故乾噫食臭食入而噎餒酸

謹此胸悶

也。胃病故脇下有水氣。水入而旁滲，脇肋也。胃中水穀不行，腹中必雷鳴，而搏擊有聲，下利而清濁不分也。雖不繇誤下，而且成痞，設誤下，其痞結又當何似耶？上篇論結胸及痞之源，云胃中空虛，此云胃中不和，互意以其未經誤下而致空虛，但言不和，然不和已足成痞，胃氣所關之鉅，固若此哉。誤下成痞，用瀉心湯，諸方次第不同，四法：  
 一法誤下後再誤下，客熱虛痞，用甘草瀉心湯。  
 一法誤下後復發汗惡寒，先解表後用大黃黃連。

二條亦俱因誤下

瀉心湯

一法陰氣協熱邪作痞，用大黃黃連瀉心湯，陰氣乘陽虛作痞，用附子瀉心湯。  
 一法心下滿而不痛者，用半夏瀉心湯。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鞅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鞅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此條痞證傷寒與中風互言，大意具見，下利完穀。

尚論篇 卷一 太陽中篇 七

腹鳴嘔煩皆誤下而胃中空虛之互詞也設不知此義以為結熱而復下之其痞必益甚故重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昭揭病因方用甘草瀉心湯者即生薑瀉心湯除生薑人參不用而倍甘草乾薑也客邪乘虛結於心下本當用人參以誤而再誤其痞已極人參仁柔無剛決之力故不用也生薑辛溫最宜用者然以氣薄主散恐其領津液上升客邪從之犯上故倍用乾薑代之以開痞而用甘草為君坐鎮中州庶心下與腹中漸致太寧耳今人

但知以生薑代乾薑之僭孰知以乾薑代生薑之散哉但知甘草能增滿孰知甘草能去滿哉  
⑤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原文  
大下之後復發汗先裏後表顛倒差誤究竟已陷之邪痞結心下證兼惡寒表邪不為汗衰即不可更攻其痞當用桂枝解肌之法先解其外外解已後乃以大黃黃連瀉心湯攻去其心下之痞也

⑤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  
但氣痞耳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  
瀉心湯主之。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  
主之。原文

傷寒脈浮而緊即不可下誤下而緊反入裏則寒  
邪轉入轉深矣故作痞外邪與內飲搏結故也下  
滿鞭若按之自濡而不滿鞭則證不挾飲其所挾  
者乃身中之陰氣上逆而痞聚於心下也陰氣上  
逆惟苦寒可瀉之上條大黃黃連瀉心之法即為

定藥若惡寒汗出前方必加入附子以救陽虛蓋  
否者乾往居內坤往居外所以宜切陰盛陽微之  
慮今惡寒汗出其事著矣故三黃湯內另煎附子  
汁和服以各行其事而共成傾否之功即一瀉心  
方中其法度森森若此

⑥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  
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  
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  
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



痞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原文

半段當節入少陽篇中因有半夏瀉心湯之法不便分梳故錄全文  
上篇論結胸有陽明之兼證矣此復論結胸及痞有少陽之兼證見五六日嘔而發熱為少陽之本證然太陽未罷亦間有之所以陽明致戒云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以嘔屬太陽故也且發熱而非往來之寒熱尤難辨識果係少陽證則太陽證將罷不似陽明之不可攻若係太陽遷延未罷誤下即成痞結其為逆更大矣方用半夏瀉心湯者

即生薑瀉心湯去生薑而君半夏也去生薑者惡其辛散引津液上奔也君半夏者瀉心諸方原用以滌飲此因證起於嘔故推之為主君耳

服瀉心湯痞不解煩渴小便不利用五苓兩解表裏一法

⑤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原文

瀉心諸方開結蕩熱益虛可謂具備乃服之而痞不解更加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前第八條五

苓兩解表裏之法。正當主用。蓋其功擅潤津滋燥。導飲蕩熱。所以亦得為消痞滿之良治也。

服瀉心湯後復誤下利不止。宜治下焦一法。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原文

湯藥者。蕩滌腸胃之藥。卽下藥也。誤下而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為合法矣。乃復以他藥下。

乏他藥。則皆蕩滌下焦之藥。與心下之痞。全不相涉。縱痞鞭微除。而關闢盡撤。利無休止。反取危困。用理中以開痞。止利原不為過。其利益甚者。明是以鄰國為壑。徒重其奔迫也。故用赤石脂禹餘糧。固下焦之脫。而重修其關闢。倘更不止。復通支河。水道以殺急奔之勢。庶水穀分而下利自止耳。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原文

外邪不解轉入於裏。心下痞鞭嘔吐下利攻之則礙。表不攻則裏證已迫。計惟王大柴胡一湯合表裏而兩解之耳。

汗吐下解後餘邪挾飲作痞用旋覆代赭石湯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

旋覆代赭石湯主之 原文

此亦伏飲為逆但因胃氣虧損故用法以養正而兼散餘邪太意重在噫氣不除上既心下痞鞭更加噫氣不除則胃氣上逆全不下行有升無降所

謂弦絕者其聲嘶土敗者其聲噦也故用代赭領人參下行以鎮安其逆氣微加散邪滌飲而痞自開耳

病人素有痞連臍脇更加痛引陰筋名為臍結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

名臍結死臍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

胎滑者不可攻也 原文

傷寒有臍結之證乃陰邪結於陰也若加痛引少腹入陰筋則悖亂極矣故主死也無陽證者無表

證也不往來寒熱者無半表半裏之證也其人反靜者并無裏證也既無表裏之證而舌上仍有胎滑此為何故則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耳夫丹田陰也反有熱胸中陽也反有寒是則其病不在表裏而在上下上下之邪相悖而不相入所以不可攻也

按病人素有動氣在當臍上下左右則不可發汗素有痞氣在脇下連臍傍則不可攻下醫上不細詢病家不明告因而貽誤者多矣甚有明知故犯

者其操術可勝誅哉

臍結之所以不可攻者從來置之不講以為仲景未嘗明言後人無從知之不知仲景言之甚明人第不參討耳夫所謂不可攻者乃垂戒之辭正欲人詳審其攻之之次第也試思臍已結矣匪攻而結胡繇開耶前篇謂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又謂下利嘔逆不可攻又謂表解乃可攻痞言之已悉於此特出一訣謂臍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則證不在六經之表裏而在下焦上焦之兩

途欲知其候。但觀舌上有胎滑與否。有之則外感之陽熱挾痞氣。而反在下。素痞之陰寒挾熱勢。而反在上。此與裏證已具。表證未除者。相去不遠。但其陰陽悖逆。格拒而不入。證轉凶危耳。豈結胸者。膈內拒痛。而臟結者。腹內不拒痛。即此而攻之。是速其痛。引陰筋而死也。不攻則病不除。攻之則死。所以以攻為戒。是則調其陰陽。使之相入。而胎滑既退。然後攻之。則熱邪外散。寒氣內消。其臟結將自愈矣。此持危扶顛之真手眼也。

然結胸之脈沉而小細。與者即細。與者即細。是臟結用。是便須對。酌但非。舌上白滑胎。則情逆未耳。其尚可治。

凡腹痛之證。得藥而痛愈急者。要當識此。

設問借結胸以明臟結之脈證一法。

問曰。病有結胸。有臟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臟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臟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原文。

臟結一證最難辨識。復設問答借結胸以詳其脈證。而明外邪熾盛者為難治。結胸者陽邪結於陽也。臟結者陰邪結於陰也。然胸位高。臟位卑。其脈

之寸浮關沉兩俱無異乃臆結之關脈更加小細  
 緊者以關脈居上下二焦之界外邪繇此下結積  
 氣繇此上干實往來之要衝所以病在下而脈反  
 困於中也此證全以外受之邪定輕重若舌上有  
 白胎滑則所感深重其互結之勢方熾單表單裏  
 及兩解表裏之法俱不可用所以難治然溫中散  
 邪俾陰氣漸下而內消客邪漸上而外散兩相開  
 解則良工之為其所難乎  
 傷寒下早亦成結胸之證四法

一法辨大結胸用大陷胸湯  
 一法辨小結胸用小陷胸湯  
 一法辨熱結在裏與結胸異治  
 一法辨邪熱在表心下支結但治其表  
 太陽結胸證有少陽疑似附本篇第三十一條後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石鞭  
 者大陷胸湯主之原文  
 傷寒誤下雖成痞亦時有結胸之候痞者十之八  
 九結胸者十之一二也故次傷寒結胸於痞證之

後

此條熱實二字形容結胸之狀甚明見邪熱填實於胸間不散漫也上條言寸脈浮關脈沉此言脈沉緊更明蓋緊脈有浮沉之別浮緊主傷寒無汗沉緊主傷寒結胸與中風之陽邪結胸迥殊此所以不言浮也精矣精矣

⑤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原文

小陷胸下原有文蛤散白散一按俞先生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則不似大結胸之高在心下

編次竟失載今補遺未在中篇之末

也按之則痛比手不可近則較輕也而脈之浮又淺於沉滑又緩於緊可見其人外邪陷入原微但痰飲素盛挾熱邪而內結所以脈見浮滑也黃連半夏括萸實藥味雖平而泄熱散結亦是突圍而入所以名為小陷胸湯也

⑥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原文

治結胸之證取用陷胸之法者以外邪挾內飲搏

結胸症已  
是邪入裏  
今言未全  
人裏裏字  
作下字讀  
方明快先  
生因原文  
裏字不復  
更之耳

結胸間未全入於裏也。若十餘日熱結在裏，則是無形之邪熱蘊結，必不定在胸上，加以往來寒熱，仍兼半表。當用大柴胡湯以兩解表裏之熱。邪於陷胸之義無取矣。無大熱與上文熱實互意。內陷之邪，但結胸間而表裏之熱反不熾盛，是為水飲結在胸脇。其人頭有微汗，乃邪結在高而陽氣不能下達之明徵。此則主用大陷胸湯為的對也。仲景辨證明微若此，後人反謂結胸之外復有水結胸，一證又謂下文支結乃支飲結聚，亦另是一

證可笑極矣。

⑤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原文

妙哉仲景之文，此一條又足緯上三條而明其意。心下支結者，邪結於心下之偏旁，不正中也。比小結胸之正在心下又較輕矣。傷寒至六七日，宜經傳已遍，乃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其邪尚在。三陽之界未入於裏，雖心下支結而外證未除，即不可用大陷胸湯。以大陷胸湯主裏而不主表也。



亦不可用小陷胸湯以小陷胸湯主飲而不主表  
也。夫支結之邪，其在表者，方盛其陷入者，原少故  
但合用柴胡桂枝和解，二法以治其表，表邪去而  
支結自開矣。後人謂支結乃支飲結於心下，夢語  
喃喃，吾不識支飲為何物也。

辨下後胸滿煩驚身重困篤一法

望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讖語一身  
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原文  
此伏飲素積為變之最鉅者，蓋積飲之人，津液素

結原不足以充灌週身，及遇外感，下切汗吐，定  
法斷難輕試。其誤下之變，更有進於結胸者，似此  
一證，八九日過經乃下之，可謂慎矣。孰知外邪未  
盡乘虛而陷，積飲挾之，填滿胸中，胸中既滿，則膈  
中之氣不能四布，而使道絕。使道絕則君王孤危，  
所以心驚而神亂也。煩與讖語本屬胃，此則兼心  
小便不利，本屬津液內竭，此亦兼小腸火燔，一身  
盡重不可轉側者，因神明內亂，治節不行，百骸無  
主之明徵也。夫邪方在表裏，其患已及神明於此

總三陽而和之其說誠非然實以和解為主詳察明本湯中

而補天浴日寧復尋常表裏所辦故用人參茯苓之補以益心虛丹鉛之重以鎮心驚龍骨牡蠣之澁以為載神之舟楫一方而批邪導竅全收安內攘外之功後人不察謂是總三陽而和之之法豈其然哉

按傷寒雖云傳足不傳手其實原無界限此證手少陰心主為邪所逼神明內亂因致譫語無倫較他症譫語之屬胃實者相去懸絕若復以治足經之法治之必無幸矣方中藥止十味用入心藥五

種不以為複且用非嘗藥三種不以為猛蓋都城震動勢必悉力入援非孤注可圖僥倖也至於痰飲搏膈最為剝床者但用半夏一味表邪內襲首發難端者但從太少之例用桂枝柴胡二味陽邪入陰最宜急驅者但用大黃一味是則治傷寒喫緊之處咸落第二義止從治心諸藥之後一案共結其局此等手眼豈凡近可識耶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者炙甘草湯王之一名復脈

湯脈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原文

傷寒病而至脈結代心動悸真陰已亡微邪搏聚者欲散不散故立炙甘草湯補胃生津潤燥以復其脈少加桂枝以和營衛少加清酒以助藥力內克胃氣外達肌表不驅邪而邪自無可容矣後段本為結代二脈下註脚後人不解疑為闕文

但以虛多實少混說殊不知脈者氣血之先仲景於津液內亡之脈名之為結陰代陰又名無陽原有至理何得懵然不識聊為四言俚句以明其義胃藏津液水穀之海內克臟腑外灌形骸津多脈盛津少脈衰津結病至津竭禍來脈見微弱宜先建中汗則津越下則津空津耗脈遲不可妄攻小便漸減大便自通陽明內實急下救焚少緩須臾津液無存陽明似實少用調承驅熱存津此法若神腎中真陽陰精所裁胃中真陽津液所胎津多

尚論篇 卷一  
精盛烈泉可既陰精衰薄瓶罄壘哀何謂結陰無  
陽脉闔何謂代陰無陽脉奪經劫無陽津液所括  
較彼亡陽天地懸濶

誤下下利不止身疼痛宜先救裏後救表一法

⑤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  
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  
湯救表宜桂枝湯原文

下利清穀者脾中之陽氣微而飲食不能腐化也  
身體疼痛者在裏之陰邪盛而筋脉爲其阻滯也

陽微陰盛凶危立至當急救其在裏之微陽俾利  
與痛而俱止救後小便清大便調則在裏之陽已  
復而身痛不止明是表邪未盡營衛不和所致又  
當急救其表俾外邪仍從外解而表裏之辨始爲  
明且盡耳救裏與攻裏天淵若攻裏必須先表後  
裏必無倒行逆施之法惟在裏之陰寒極盛恐陽  
氣暴脫不得不急救其裏俟裏症少定仍救其表  
初不敢以一時之權宜更一定之正法也厥陰篇  
下利腹脹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日先

溫日乃攻形容不得已之次第足互此意

辨候下引邪内入用梔子湯取吐三法

一法下後煩滿不安用梔子厚朴湯

一法候用丸藥大下身熱微煩用梔子乾薑湯

一法大下後身熱心中結痛用梔子豉湯

墨傷寒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原文

滿而不煩即裏症已具之實滿煩而不滿即表症未罷之虛煩合而有之且卧起不安明是邪乘胸

表腹裏之間無可奈何之象故取梔子以快湧其邪而合厚朴枳實以泄腹中之滿亦表裏兩解之法也

墨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原文

丸藥大下徒傷其中而不能蕩滌其邪故梔子合乾薑用之亦溫中散邪之法也

墨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

傷寒之邪須下者柴因熱邪結于胸中而非積滯在胃之比也丸藥下咽直過胸中而胃徒受傷病邪不去故宜以此湯溫中

散邪  
總起餘邪  
在胸上宜  
以梔豉輕  
劑散之故  
用法即有  
加減大藥  
不脫煩字  
之意

此所謂裏  
之表也

者○梔子豉湯主之○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者○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不可與服之○原文

香豉主寒熱惡毒煩躁滿悶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則表邪昭著與前條之微煩不同故以梔子合香豉解散餘邪又主表而不主裏之法也然此梔豉一法諸凡汗下後症顯實煩虛煩之不同要皆可用以其胸中窒塞即名實煩窒比心中結痛

陽氣不足  
所以邪能  
留連不去

則較輕也以其身外熱除心中不窒止是虛熱內壅即名虛煩虛煩不得眠亦即卧起不安之互詞反覆顛倒心中懊懣熱邪逼處無法可除故用梔豉湯以湧其餘熱乃因汗吐下後胸中陽氣不足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正宜因其高而越之耳若慮津液內竭正氣暴虛餘邪不盡則仲景原有炙甘草湯一法寧敢妄湧以犯虛虛之戒耶執一而妄註祇令作者之意盡失可惱可惱舊微溏則太腑易動服此湯不能上湧反為下泄

矣。緣內經有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先調之。後乃治其他病，故此示戒。

辨下後復發汗之脈症及晝夜靜躁二法。

（更）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原文

治傷寒有先汗後下之次第，原不得已之法。設下之後外邪不盡復不得已而發其汗，其人身必振寒，脈必微細，邪雖去而內外俱虛，所傷滋大矣。良工於汗下之際已不可無集木臨谷之懼，況以誤

治致虛更可再誤而犯虛虛之戒乎。註以振寒屬誤汗，脈微細屬誤下，且牽入亡陽亡陰，蔓語殊失仲景可啞之意。

（更）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症，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原文

上條但言振寒及微細之脈，未定所主之病，以虛症不一也。然振寒脈微細陽虛之故已露一斑。設晝日煩躁不得眠，其為虛陽擾亂可知矣。其人夜

反安靜不嘔不渴則虛陽擾亂不兼外邪可知矣  
乃復以脉沉微身無大熱重加辨別者仲景意中  
恐新邪乘虛暗襲耳外無邪襲則煩躁為亡陽之  
候而乾薑附子在所必用矣即此而推其人日中  
安靜夜多煩躁則陽不病而陰病可知矣然陰病  
乃傷寒後之本症自有陽邪入陰及陰氣內虧津  
液未復之條故不復互言之也

辨吐下後復汗身為振搖動惕久成痿廢一法  
一法胸高頭眩脉沉緊加候下動經宜亟通津液

一法飲搏胸脇經脉動惕久成痿廢

①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  
脉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  
甘草湯主之原文

心下逆滿氣上衝胸寒邪搏飲塞湧於膈所以起  
則頭眩脉見沉緊明係飲中留結外邪若但發汗  
以強解其外外雖解而津液盡竭反足傷動經脉  
有身為振搖之患矣蓋人身經脉賴津液以滋養  
吐下而津液一傷更發其汗津液再傷坐令經脉



失養身爲振盪貽害深矣。所以遇此等症，必一方之中，滌飲與散邪並施，乃克有濟。太陽第三篇中，用小青龍湯，全是此意。但彼症風寒兩受，不得不重在表，此症外邪已散，止存飲中之邪，故以桂枝加入制飲藥內，俾飲中之邪盡散，津液得以四布而滋養其經脈。千百年來，孰解其批郤導窾之微旨乎。

⑤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傷者久而成痿。

原文

此卽上條之症，而明其增重者，必致廢也。曰虛煩，曰脈甚微，則津液內亡，求上條之脈沉緊爲不可得矣。曰心下痞鞭，曰脇下痛，較上條之心下逆滿更甚矣。曰氣上衝咽喉，較上條之衝胸更高矣。外邪痰飲搏結有加，而脈反甚微，不與病情相協，爲日既久，則四屬失其滋養，此後非不有飲食漸生之津液，然久不共經脈同行，其旁滲他溢，與飲同事可知，其不能復榮經脈可知，所以竟成痿也。按汗下吐三法，差悞陰陽並竭，變症叢起，如心悸

頭眩身矐動、面色青黃、四肢難以屈伸等症、本篇言之不一、皆是教人對症急治、不可因循、以貽禍患、如此一症、心下痞鞭、太陽之邪、挾飲上逆也、脇下痛、少陽之邪、挾飲上逆也、逆而不已、上衝咽喉、逆而不已、過頸項而上、衝頭目、因而眩、胃有加、則不但身為振搖、其頸項間且陽虛而陰寒之矣、陰氣劑頸反不得還、乃至上入高巔、則頭愈重、而益振搖矣、夫人身之筋脉全賴元氣與津液為克養、元氣以動而漸消、津液以結而不布、上盛下虛、兩

足必先痿廢、此仲景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於心下逆滿、氣上衝胸之日、早已用力乎、辨傷寒熱厥、小便反利、為蓄血、用抵當丸一法、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原文傷寒蓄血、較中風蓄血、更為凝滯、故變上篇之抵當湯為丸、煮而連滓服之、與結胸項強似柔痙、用大陷胸丸同意、蓋湯者蕩也、陽邪入陰、一蕩滌之、即散丸者緩也、陰邪入陰、恐蕩滌之而不盡、故緩

而攻之。所以求功於必勝也。其曰不可餘藥者。即本湯不變為丸。不可得矣。

辨傷寒風濕相搏。身體煩疼。脉症二法。

⑤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澁者。與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太便。鞭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原文

風水濕土。雖天運六氣中之二氣。然而濕土實地之氣也。經云。地氣之中入也。下先受之。其與風相搏。結止。是流入關節。身疼極重。而無頭疼及嘔渴。

等症。故雖浸淫于週身。軀殼自難犯高巔臟腑之界耳。不嘔者。上無表邪也。不渴者。內非熱熾也。加以脉浮虛而澁。則為風濕搏於軀殼無疑。故用桂枝附子。疾馳經絡水道。以迅掃而分竭之也。

⑥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原文

此條復互上條之意。而辨其症之較重者。痛不可近。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小便不利。或身微腫。

正相搏之最劇處故於前方加白朮以理脾而下  
滲其濕減薑棗之和中以外泄其風要皆藉附子  
之大力者負之而走耳

辨傷寒發黃有寒濕相搏四法

①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  
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原文

傷寒發汗已熱邪解矣何繇反蒸身目爲黃所以  
然者寒濕搏聚適在軀殼之裏故爾發黃也裏者  
在內之通稱非謂寒濕深入在裏蓋身自正屬軀

求字正謂  
所按不  
同出於  
溫也

此條較下  
二條略有  
微異故添  
熱更有微  
論詳發明  
本方也

殼與藏府無關也於寒濕中求之即下文三法也  
②傷寒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  
之原文

傷寒之邪得濕而不行所以熱瘀身中而發黃故  
用外解之法設泥裏字豈有邪在裏而反治其表  
之理哉

③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  
茵陳蒿湯主之原文

黃色鮮明其爲三陽之熱邪無疑小便不利腹微

滿乃濕家之本症不得因此指為傷寒之裏症也  
方中用大黃者取佐茵陳梔子建驅濕除熱之功  
以利小便非用下也

⑤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原文

熱已發出於外自與內瘀不同正當隨熱勢清解  
其黃俾不留於肌表間也前條熱瘀故用麻黃此  
條發熱反不用麻黃者蓋寒濕之證難於得熱熱  
則其勢外出而不內入矣所謂於寒濕中求之不  
盡泥傷寒定法此非一徵歟

用三法以驅傷寒發黃於寒濕中求之能事畢矣  
設不知此妄行攻下其邪乘虛陷入陽明中土日  
與水穀相蒸身自之黃有加無已漸致沉痾不返  
者多矣此仲景所為叮嚀不可下之意乎

同濕也與風相搏則為掣痛與寒相結則發黃  
以俱太陽表邪故戒不可下叔和不察將寒濕編  
入陽明之末未免與不可下之旨相悖今悉歸太  
陽求不違先聖矩矱云

尚論篇卷一 太陽中篇終

尚論篇 卷一 太陽中篇 終

此篇論太陽經下篇之證列於此篇  
凡風寒兩傷營衛之證列於此篇  
法二十四條  
西昌喻 昌嘉言甫著 門人徐 彬忠可甫參  
按上篇太陽中風迺衛病而榮不病之證中篇太  
陽傷寒迺榮病而衛不病之證然天氣之風寒每  
相因人身之榮衛非兩截病則俱病者恒多迨俱  
病則邪勢孔熾其人必增煩躁非發汗不解故仲  
景取用青龍之法乃內經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  
之之義也但青龍為神物最難駕馭必審其人無  
少陰脉證乃可用之以少陰亦主煩躁故也因是

太陽經下篇

凡風寒兩傷營衛之證列於此篇  
法二十四條

西昌喻 昌嘉言甫著 門人徐 彬忠可甫參

按上篇太陽中風迺衛病而榮不病之證中篇太  
陽傷寒迺榮病而衛不病之證然天氣之風寒每  
相因人身之榮衛非兩截病則俱病者恒多迨俱  
病則邪勢孔熾其人必增煩躁非發汗不解故仲  
景取用青龍之法乃內經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  
之之義也但青龍為神物最難駕馭必審其人無  
少陰脉證乃可用之以少陰亦主煩躁故也因是

更立真武一湯以救青龍之誤投白虎一湯以匡青龍之不逮神方畢用所謂神乎其神者矣有志精義入神之學者請自茲篇證入用大青龍湯詳辨脉證大綱二法

一太陽中風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以真武湯救之天地鬱蒸得雨則和人身煩躁得汗則解大青龍湯證為太陽無汗而設與麻黃湯證何異因有煩

躁一證兼見則非此法不解蓋風為煩寒為躁故用之發汗以解其煩躁也究竟本方原於無汗者取微似汗若有汗者之煩躁全非鬱蒸之比其不藉汗解甚明加以惡風脉微弱則是少陰亡陽之證若脉浮弱汗出惡風而不煩躁即是太陽中風之證皆與此湯不相涉也誤服此湯寧不致厥逆傷軀而速其陽之亡耶仲景不能必用法者盡如其法更立真武一湯以救其誤學者能識其鄭重之意即百用不至一誤矣特為剖析疑義相與

按解肌兼發汗而取義於青龍者龍升而雲興雲興而雨降鬱熱頓除煩躁乃解匪龍之爲靈何以得此乎觀仲景製方之意本是桂枝麻黃二湯合用但因芍藥酸收爲興龍致雨所不宜故易以石膏之辛甘大寒辛以散風甘以散寒寒以勝熱一藥而三善具備且能助青龍升騰之勢所以爲至當至神之法也然而去芍藥之酸收增石膏之辛散外攻之力猛而難制在寒多風少及風寒兩停之證則用當而通神其有風無寒之證及微弱之

脉若不知辨而槩用之有厥逆惕喘而亡陽耳此疎庸之輩所爲望而畏之乎詎知仲景於風多寒少之證而見微弱之脉有用桂枝二越婢一之法桂枝全方不去芍藥取用其一全是不欲發汗之意復改麻黃一湯爲越婢一者略用麻黃石膏二物示微發於不發之中耳夫婢女子之卑者也女子固以順爲正況於婢則惟所指使更無專擅矣以大青龍之升騰變化不可駕馭之物約略用之乃至性同女婢之卑柔此仲景通夫手眼也只一



方中忽焉去芍藥爲大青龍而升天興雲雨忽焉  
存芍藥爲小青龍而蟠泥潤江海忽焉用桂枝二  
越婢一而細雨濕泥沙精義入神之道比仙經較  
著矣後人不窺作者之藩安望其能用之也哉  
再按誤服大青龍湯厥逆筋惕肉瞤者既有亡陽  
之逆矣亡陽卽當用四逆湯以回陽乃置而不用  
更推重真武一湯以救之者其義何居蓋真武乃  
北方司水之神龍惟藉水可能變化而水者真武  
之所司也設真武不與之以水青龍之不能奮然

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朮芍藥附子行水  
收陰醒脾崇土之功多於回陽名之曰真武湯乃  
收拾分馳離絕之陰陽互鎮於少陰北方之位其  
所收拾者全在收拾其水使龍潛而不能見也設  
有一毫水氣上逆龍卽得遂其升騰變化縱獨用  
附子乾薑以回陽其如魄汗不止何哉厥後晉旌  
陽祖師以仙術斬蛟捕至蛟龍遁跡之所戒其家  
勿蓄勺水乃至從硯水中逸去可見水怪原有尺  
水丈波之能向非真武坐鎮北方本壤間久爲龍

蛇之窟矣。即此推之。人身陽根於陰。其亡陽之證。乃少陰腎中之真陽飛越耳。真陽飛越。亟須鎮攝。歸根陽既歸根。陰必翕然從之。陰從則水不逆矣。陰從則陽不孤矣。豈更能飛越乎。故舍天人一致之理。以譚醫者非其至也。後賢用附子為末。以止陰躁。名曰霹靂散。藥雖善。而名則可笑。夫陰躁正厥逆暈揚之候。而霹靂。又青龍行雨之符。以是名方。其違聖悖理。可勝道哉。

②傷寒脉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

大青龍湯發之原文

前條太陽中風四字。括上篇而言。此條傷寒二字。括中篇而言。風寒之脉證錯見。則桂枝湯與麻黃湯為不可用。不待言矣。故二條反覆互明。大青龍湯尤為風寒兩兼的對之藥也。無少陰證。成註謂不久厥吐利。無少陰裏證。夢語喃喃。誤入最大仲景來文。但重乍有輕時六字。蚤已荦明言。但身重而無少陰之欲寐。其為寒因可審。況乍有輕時。不似少陰之晝夜俱重。又兼風因可審。所以敢恣行。

成註似無大妨。然則重而不輕。反非少陰證。故曰誤。

無○忘○力○驅○其○在○表○之○風○寒○若○脉○微○弱○身○重○欲○寐○則  
 内○顧○少○陰○且○不○違○矣○敢○發○之○乎  
 細○玩○二○條○文○意○傷○風○脉○本○浮○緩○反○見○浮○緊○傷○寒○脉  
 本○浮○緊○反○見○浮○緩○是○為○傷○風○見○寒○傷○寒○見○風○兩○無  
 疑○矣○既○無○可○疑○又○當○辨○無○少○陰○證○相○雜○則○用○青○龍  
 萬○舉○萬○當○矣○故○脉○見○微○弱○即○不○可○用○大○青○龍○湯○以  
 少○陰○病○脉○必○微○細○也○方○註○泥○弱○字○牽○入○中○風○之○脉  
 陽○浮○陰○弱○為○解○大○失○仲○景○叮○嚀○垂○戒○之○意○不○思○中  
 風○之○脉○以○及○誤○汗○等○證○太○陽○上○篇○已○悉○此○處○但○歸

重○分○別○少○陰○以○太○陽○勝○胱○經○與○少○陰○腎○經○合○為○表  
 裏○勝○胱○邪○勝○腎○切○震○鄰○其○在○陰○精○素○虛○之○人○表○邪  
 不○俟○傳○經○蚤○從○勝○胱○之○府○襲○入○腎○藏○者○有○之○况○兩  
 感○來○陰○等○證○臨○病○尤○當○細○察○設○少○陰○不○虧○表○邪○安  
 能○飛○渡○而○見○身○重○欲○寐○等○證○耶○故○有○少○陰○證○者○不  
 得○已○而○行○表○散○自○有○温○經○散○邪○兩○相○縮○炤○之○法○豈  
 可○徑○用○青○龍○之○猛○立○割○孤○陽○之○根○乎○仲○景○豎○此○二  
 義○用○法○之○妙○已○竭○盡○無○餘○後○人○顛○倒○無○傳○妄○行○註  
 釋○致○令○察○脉○辨○證○之○際○懵○然○不○識○要○妙○祇○覺○仲○景

之堂無階可升其治虛勞發熱骨蒸多汗每輕用  
 升柴恣行表散遵依東垣升陽散火迺至百不救  
 一今與英賢商確仲景法豈非民生之一幸歟  
 青龍項中脉見浮緊日久致衄用麻黃湯次第  
 三太陽病脉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  
 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熱目瞋  
 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  
 之原文  
 此風多寒少之證服藥已微除則藥不勝病可知

發煩者熱蒸而鬱煩也目瞋者熱搏榮血肝氣不  
 治也劇則熱甚於經必迫血妄行而為衄衄則熱  
 隨血散而解也陽氣重者風屬陽而入衛氣為寒  
 所持故重也所以雖得衄解仍主麻黃湯以發其  
 未盡之沉滯而大變乎中風之例也  
 四太陽病脉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原文  
 此即前條風多寒少之證但無身疼痛則寒證較  
 輕又無發煩目瞋則陽氣亦不重自衄即愈比前  
 衄乃解亦易安所以既衄則不更主麻黃湯也

⑤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原文  
 此寒多風少之證也寒多不發汗所以致衄既衄則風邪得解所以惟用麻黃湯以發其未散之寒而但從傷寒之例也

青龍項中狀如瘡表裏虛禁汗吐下用各半湯法  
 ⑥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瘡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能吐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脉微緩者為欲愈也脉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

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原文  
 此亦風多寒少之證以其風雖外薄為寒所持而不能散所以面顯佛鬱之熱色宜總風寒而兩解之也

青龍項中脉微弱為無陽用桂枝二越婢一湯法  
 ⑦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脉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原文

此亦風多寒少之證無陽二字仲景言之不一後人不解皆置為闕疑不知乃亡津液之通稱也故

以不可更汗為戒然非汗則風寒終不解惟取桂枝之二以治風越婢之一以治寒乃為合法越婢者石膏之辛涼也胃得之則熱化津生以此兼解其寒柔緩之性比女婢猶為過之可用之無恐矣

青龍項中汗出不解用桂枝二麻黃一湯一法

八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原文

此亦風多寒少之證服桂枝湯治風而遺其寒汗反大出脈反洪大似乎風邪再襲故重以桂枝湯

探之若果風邪之故立解矣若形如瘧日再發則邪本欲散又且淺而易散其所以不散者終為微寒所持故畧兼治寒而汗出必解也

青龍項中辨表裏用桂枝湯單解風邪一法

九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綱宜桂枝湯原文

六七日不大便明係裏熱況有熱以證之更可無疑故雖頭痛可用承氣下之若小便清者邪未入

初亦是風  
多寒少因  
已內秘且  
單頭痛故  
只桂枝湯  
治之也

裏即不可下仍當發汗以散表邪然頭疼有熱多  
是風邪上壅勢必致衄若兼寒邪則必如第三項  
之身疼痛目眩何以但頭痛而無身目之證耶故  
惟用桂枝湯以解風邪與用麻黃湯之法各別也  
青龍項中風寒挾飲微結桂枝合五苓加減一法  
十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  
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主之原文

此證全在  
下後二字  
唯下後而  
復滿可知  
脾虛甚矣  
故以白朮  
為主將即  
先救裏之  
意也

下之則邪勢乘虛入裏益誤矣在表之風寒未除  
而在裏之水飲上逆故變五苓兩解表裏之法而  
用茯苓白朮為主治去桂枝者以已誤不可復用  
也然桂枝雖不可用其部下諸屬皆所必需倘併  
不用芍藥以收陰甘草薑棗以益虛而和脾胃其  
何以定誤汗誤下之變耶故更一主將而一軍用  
命甚矣仲景立方之神也  
青龍項中火迫亡陽用桂枝湯加減救逆一法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卧不安

尚論篇 卷一  
者桂枝去芍藥加蜀膝龍骨牡蠣救逆湯王<sub>之</sub>原文  
此條文義甚明後人不識作者之意雖有良法而  
不能用茲特闡之篇首誤服大青龍湯厥逆筋惕  
肉瞤而亡陽者乃汗多所致故用真武湯救之此  
以火迫劫而亡陽者乃方寸元陽之神被火迫劫  
而飛騰散亂故驚狂起卧不安有如此者少緩須  
臾駟馬莫追神丹莫挽矣故用此湯救之桂枝湯  
中除去芍藥人皆不知其故或謂惡其酸收非也  
夫神散正欲其收何爲見惡耶設不宜於芍藥之

酸又何宜於龍骨牡蠣之潛耶學者於此等處當  
猛下一參透此一關勝讀方書千卷蓋陽神散亂  
當求之於陽桂枝湯陽藥也然必去芍藥之陰重  
始得疾趨以達於陽位既達陽位矣其神之驚狂  
者漫難安定更加蜀漆爲之主統則神可賴之以  
攸寧矣緣蜀漆之性最急丹溪謂其能飛補是也  
更加龍骨牡蠣有形之骨屬爲之舟楫以載神而  
反其宅亦於重以鎮怯濇以固脫之內行其妙用  
如是而後天君復辟聿追晉重耳越勾踐返國之



良圖矣仲景製方豈易識哉

青龍項中火逆煩躁用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法

①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主之原文

此證誤而又誤雖無驚在等變然煩躁則外邪未盡之候亦真陽欲亡之機故但用桂枝以解其外龍骨牡蠣以安其內不用蜀漆者以元神未至飛越無取急追以滋擾也

青龍項中誤用桂枝治風遺寒治表遺裏救變法

②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

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

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濕

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識

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

湯主之原文

此段辨證用法最精最詳從前不得其解今特明之脉浮自汗固是在表之風邪而小便數心煩則邪又在裏加以微惡寒則在裏為寒邪更加脚攣

治表必先  
裏先多見  
陰邪之證  
平  
辛熱傷陰  
能使足舉  
然非轉筋  
之謂也

急則寒邪頗重矣。迺用桂枝獨治其表。則陽愈虛。陰愈無制。故得之便厥也。桂枝且誤麻黃。更可知矣。大青龍更可知矣。陰寒內凝。總無攻表之理也。甘草乾薑湯復其陽者。即所以散其寒也。厥愈足溫。不但不必治寒。且慮前之辛熱有傷其陰。而足攣轉。錮故隨用芍藥甘草以和陰。而伸其脚。設胃氣不和。而讞語。則胃中津液亦為辛熱所耗。故少與調胃承氣湯以和胃。而止其讞。多與則為下。而非和矣。若不知此證之不可汗。而重發其汗。復加

燒鍼則陽之虛者必造於亡陰之無制者必至犯上無等此則用四逆湯以回其陽尚恐不勝況可兼陰為治乎

問曰證象陽且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讞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讞語煩亂更飲甘州乾薑湯夜半

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  
 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譏語故知病可愈原文  
 附答問人問辭求正四方道契 問人問曰證象  
 陽且成註謂是桂枝之別名方註謂陽以風言且  
 曉也似中風分曉以不啻中風故設難詳申其義  
 一王藥一王證一家未知孰是答曰王藥則既名  
 桂枝云何別名陽且是必一百一十三方方皆  
 有別名然後可王證則既似中風復云不啻中風  
 果為何證且訓且為曉尤為牽強不通一家於此

等大關係處尚且昏昏後學安得不面牆耶夫仲  
 景之圓機活法妙在陽且陰且二湯陽且者天日  
 晴煖以及春夏溫熱之稱也陰且者風雨晦冥以  
 及秋冬涼寒之稱也只是一桂枝湯遇時令溫熱則  
 加黃芩名陽且湯遇時令涼寒則加桂名陰且湯  
 後世失傳紛紛謂桂枝不宜於春夏者皆繇不識  
 此義耳即如此證既象陽且又云按法用之即是  
 按用桂枝加黃芩之法也所以病人得之便厥明  
 明誤在黃芩助其陰寒若單服桂枝湯何至是耶

故仲景即行陰旦之法以救其失觀增桂令汗出一語豈不昭昭耶陰旦不足更加附子溫經即咽中乾陽明內結讖語煩亂渾不為意且重飲甘草乾薑湯以俟夜半陽回足熱後果如其言豈非先有所試乎惟黃芩入口而便厥未幾即以桂附乾薑尾其後固知其厥必不久所以可斷云夜半手足當溫況咽乾讖語熱證相錯其非重陰沍寒可知故纔得足溫即便以和陰為務何其審哉今與二三同調抵掌譚仲景當年治病機宜愧無旨酒

滿浮大白耳

青龍項中汗下後煩躁將欲亡陽宜補虛回陽法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原文

煩躁本大青龍湯證然脈弱汗出惡風者誤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首條已諄諄致戒矣此條復申其辨見汗下不解轉增煩躁則真陽有欲亡之機而風寒之邪在所不計當用茯苓人參乾薑附子溫補兼行以安和其欲越之陽俾虛熱自退煩躁

白止乃為合法。若因煩躁更加散邪，則立斃矣。夫不出汗，出之煩躁與發汗後之煩躁，毫釐千里。不汗出之煩躁，不辨脈而誤投大青龍，尚有亡陽之變。是則發汗後之煩躁，即不誤在藥，已誤在汗矣。此仲景所為見微知著，做真武之例，更加人參之補，以嘿杜其危哉。後煩躁較未下之煩躁亦殊。

青龍項中風寒兼見寒熱兩壅，宜分解陰陽一法。

⑤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噦吐者，黃連湯主之。

原文

胸中有熱，風邪在上也。胃中有邪氣，寒邪在中也。腹中痛，陽邪欲下而不得下也。欲嘔吐，陰邪欲上而不得上也。此所以知其熱邪中上，寒邪中下，陰陽各不相入，失其升降之恒，故用黃連湯以分理陰陽而和解之也。嘗因此法而推及臟結之證，舌上有胎者，又為寒反在上，熱反在下，陰陽悖逆，既成危候，仲景但戒以不可攻，未言治法。然非先之以和解，將立視其死乎。學者請於黃連湯着眼。

太陽中篇 臟結條

青龍項中辨脉證之縱橫而刺其經穴二法

⑤傷寒腹滿讖語寸口脉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

縱刺期門原文 期門二穴在不容兩傍各去身一寸五分用之募也

肝木乘脾土名曰縱其證腹滿讖語其脉寸口浮

而緊寸口即氣口脾胃脉之所主也浮而且緊即

弦脉也肝木過盛所以脾胃之土受制也

⑥傷寒發熱啗啗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

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原文

肝脉乘肺金名曰橫發熱漉漉惡寒者太陽之本

證也大渴飲水者木盛則熱熾而求水以潤之也

木得水助其勢益橫反侮所不勝而上乘乎肺水

勢泛溢其腹必滿然肺金素無他病者必能暗為

運布或自汗而水得外滲或小便利而水得下行

其病欲解也亦繇但腹滿而不讖語故易解耳

直貫上下曰縱眠且兩旁曰橫木本尅土而乘乎

土其事直故為縱木受制於金而反乘金其事不

直故曰橫直則難愈不直則易安理之嘗也然縱

橫之證不同而同刺期門穴者以賊土侮金皆繇

木盛腹滿譏語證涉危疑故亟以瀉木為主治也  
用小青龍湯外散風寒內滌水飲二法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渴或  
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原文

風寒不解心下有水氣水即飲也水寒相搏必傷  
其肺或為多證者人身所積之飲或上或下或中  
或熱或冷各不相同而肺同為總司但有二一證  
見即水逆之應也於散風寒滌水飲藥中加五味

子之酸以收肺氣之逆乾薑之辛以瀉肺氣之滿  
名曰小青龍湯蓋取其翻波逐浪以歸溟海不欲  
其與雲升天而為淫雨之意也後人謂小青龍湯  
為發汗之輕劑毋乃昧其旨乎

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  
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原文

風寒挾水飲上逆津液不下行故不渴渴則可知  
津液不逆為寒去欲解之徵也寒去欲解仍用小  
青龍湯與上篇脈見單浮用桂枝湯中篇脈見單

浮用麻黃湯同意大率以輕劑助其欲解之勢耳  
按桂枝麻黃湯無大小而青龍湯有大小者以桂  
枝麻黃之變法多大青龍之變法不過於麻桂二  
湯內施其化裁或增或去或饒或減其中神化莫  
莫可端倪又立小青龍一法散邪之功兼乎滌飲取  
義山澤小龍養虛頭角乘雷雨而翻江攪海直奔  
龍門之意用以代大青龍而擅江河行水之力立  
法誠大備也因經叔和之編次漫無統紀且於分  
篇之際特以大青龍為綱於中桂麻諸法悉統於

青龍項下擬為龍背龍腰龍腹然後以小青龍尾  
之或飛或潛可弭可伏用大用小曲暢無遺居然  
仲景通天手眼馭龍心法矣更復顧名思義清其  
血脉於青龍尾後方綴白虎為之對待俾觀者知  
神用無方率然有會表章之餘聊資啟發云  
或問青龍自為一隊即白虎且剔出另峙其後然  
則脈證之縱橫何與青龍事耶答曰此等與義惟  
作者知之傷寒多有忽然自汗突爾亡陽之候雖  
不用青龍之藥蚤已犯青龍之逆者矣况腹滿則



陰盛可知。讖語則陽虛可慮。仲景特挈縱橫以名之者，豈無說耶？蓋屈蠖者，龍之所以伏也；縱橫者，龍之所以飛也。縱橫之脈證不同，刺穴同用，期門、期門乃肝木所主，東方青龍之位也。刺其穴者，正所以制龍木而預弭亡陽之變耳。故一青龍方中，張大其施，則天行而為霖雨；狹小其制，則鼓浪而奔。江海馴其性能，則踰越女婢之卑柔；刺其經穴，則銷弭靈幻於寂若。仲景於其奮鬐升天萬難把捉之時，尚以真武一法坐鎮北方之水，俾地氣不

上天氣不下，所謂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龍之既升於天者，且不得不復返於淵。況未及升騰，可馴可撫，顧無法以制伏之耶？此余所為有會於縱橫之義也。儻不其然，匪但無與青龍之事，亦并無與傷寒之事矣。昔有善畫龍者，舉筆凝思，而青天忽生風雨，吾不知仲景製方之時，其為龍乎，其為仲景乎？必有條焉，雷雨滿盈，條焉密雲不雨，條焉波浪奔騰，條焉天日開朗，以應其生心之經綸者，神哉！青龍等方，即擬為九天龍經可矣。

婁東胡白臣先生昌所為賢事失也夙苦痰飲  
為恙夏月地氣上升痰即內動設小有外感膈間  
痰即不行兩三日瘥後當膈尚結小瘥無醫不詢  
無方不考乃至夢寐懇求太士救療因爾聞疾思  
苦深入三摩地位薦分治病手眼今且仁智兼成  
矣目昔謂膀胱之氣化大行地氣不升則天氣嘗  
朗其偶受外感則仲景之小青龍一方與太士水  
月光中大圓鏡智無以異也蓋無形之感挾有形  
之痰互為膠漆其當胸窟宅適在太陽經位惟於

麻桂方中倍加半夏五味以滌飲而收陰加乾薑  
細辛以散結而分邪合而用之令藥力適在痰邪  
縮結之處攻擊片時則無形之感從肌膚出有形  
之痰從水道出頃刻分解無餘而膈胸空曠不復  
叢生小瘥矣若泥麻桂甘溫減去不用則不成其  
為龍矣將待何物為翻波鼓浪之具乎  
變青龍湯經制改用白虎湯權宜五法  
①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  
加人參湯主之原文

尚論篇 卷一  
大汗出則津液外亡。大煩渴則燥熱內極。脈轉洪大。則凶變將起。青龍湯為不對矣。計惟白虎湯可兩解表裏之熱。加人參可潤燥止渴也。

⑤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原文傷寒之脈。陰陽俱緊。此云浮滑。則兼風可知。滑為裏熱。浮滑則表亦熱矣。裏有寒者。傷寒傳入於裏。更增裏熱。但因起於寒。故推本而曰裏有寒。實則表裏俱為熱極也。

⑥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

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原文

白虎湯。但能解熱。不能解表。必惡寒。頭身疼痛之表證皆除。但熱渴而求救於水者。方可與之。

⑦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原文

表裏熱極。燥渴心煩。全無惡寒。頭疼身痛。諸表證者。固當行白虎矣。若脈浮滑。背微惡寒。此為表熱少。裏熱多之證。仍可與之。蓋以脈滑明係裏熱。而背為至陰之地。雖表退。尚有餘寒。不當牽泥也。設

此條原文  
無滑字先  
生直項二  
十一條言  
之因本文  
不言脈亦  
不單言滑  
是承上文  
而言之也

脈但浮而不滑證兼頭疼身痛則雖表裏俱熱而在表之邪渾未退白虎湯即不可用以白虎辛涼不能解表故也

此條辨證最細脈滑而帶浮渾身無大熱又不惡寒但背間微覺惡寒是表邪已將罷其人口燥渴心煩是裏熱已大熾更不可姑待而當急為清解恐遲則熱深津竭無救於事耳  
問人問用白虎則表熱不解用青龍則裏熱轉增試擬議於二者之間不識當用何法答曰惟於大

青龍湯中倍增石膏少減麻桂或見寒多風少則用麻杏甘石湯亦倍增石膏少減麻黃斯固圓機然亦即可為定法矣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原文

玩此條表證比前較重何以亦用白虎耶本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二句已自酌量惟熱結在裏所以表熱不除况加大渴飲水安得不清裏為急

耶。白虎五證得隸青龍後者以風寒俱有故也。寒與風皆傷宜從辛甘發散矣而表與裏又俱熱則溫熱為不可用欲并風寒表裏之熱而俱解之不其難乎故立白虎湯一法以輔青龍之不逮其藥乃石膏知母辛涼之二物也辛者西方金也涼者秋令也酷熱之時欲求金風蕩萬不可得計惟虎嘯則山谷間習習風生風生則熱解耳所以取辛涼二物偶而成方以象白虎之陰也夫青龍變化莫測方無定體故各用制伏之法若白虎則

地獸之靈得風從而其威愈震亦不易制伏之物况裏熱已極津液垂亡元氣所存無幾而領西方之肅殺以入胃中能無慮乎於是以甘草之甘緩和其猛性而入米同煎以助胃中水穀之氣虛者更加人參以助胃中天真之氣乃可用之而無患制法早具於一方之內矣世傳孫思邈有降龍伏虎之能豈非以仲景之心法為道法耶夫以石膏一物之微大甘溫隊中則為青龍從清涼同氣則為白虎惟文武聖神之哲乃能用之恰

當此龍虎所為慶風雲之會也。設在表之風寒未  
 除。當用青龍。而反用白虎。設在裏之熱渴已過。當  
 用白虎。而反用青龍。則用者之誤。竟與倒行逆施  
 者同類。寧不敗乃事乎。傷心哉。千古興亡之際。同  
 一醫轍矣。

尚論篇卷一

太陽下篇終

7  
+

尚論篇

